

14198

資溪文獻資料

第二輯



87



4456/32

资溪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政协资溪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方志纯

封面设计：张冬生

摄影：黄定荣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杨信寿

副 主 编 方哲明 刘水亭 游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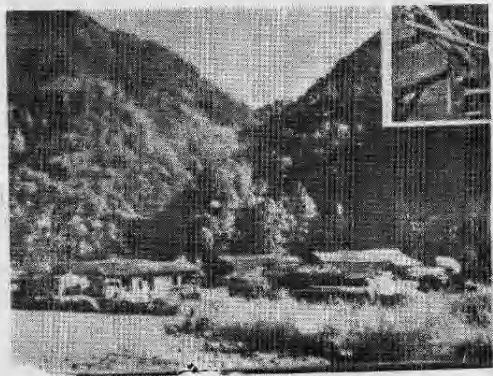
责 任 编 辑 文心枢 龙有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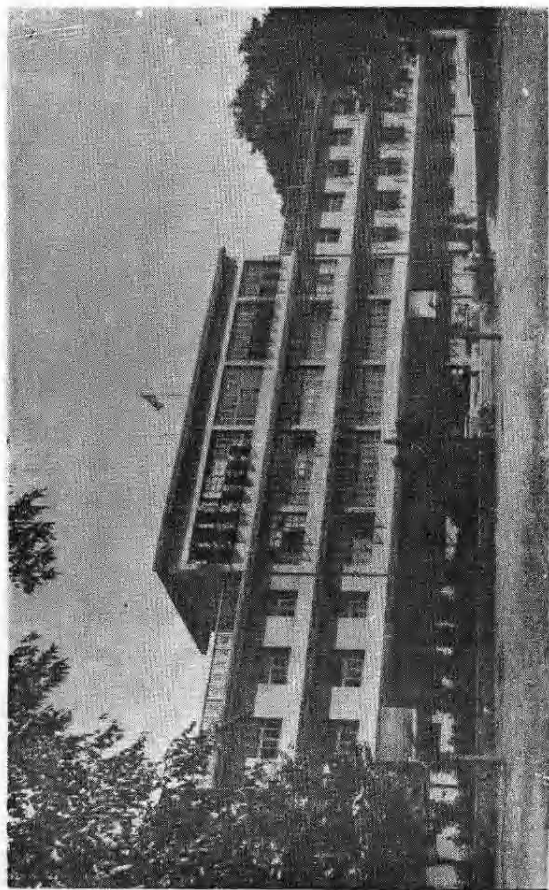
付星煌 余任高 李明华

黄国梅

林区工路隧道——鹰咀岩



——马头山昌坪村
一九三三年红色革命根据地



、 漢陽縣一中實驗大樓

目 录

史 林 探 胜

金、资、光、贵的斗争·····陈仁洪	(1)
雪厚松更挺 霜重色愈浓	
——回忆资光贵苏区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	
·····刘文学	(20)
金、资、光、贵苏区革命斗争的回忆·····鲍永泉	(26)
忆资溪马头山的革命活动·····杨兰珍	(34)
艰苦战斗的115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南下支队六大队五中队51位指战员解放资溪的前前后后	
·····县党史办	(39)
资溪县苏维埃政府的创立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游锦生	(48)
金、资、光、贵根据地为什么能坚持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黄声和	(63)
要事记略·····县志办	(67)
资溪县历代县官名录·····县志办	(70)

英 杰 足 迹

黎民为怀 名彪史册	
——清中叶进士傅彤传略·····黄声和	(80)

- 为履行国际主义献身的战士——张金旺……吴鹏 (84)
- 巾幗不让须眉 方显英雄本色
- 女民兵曾秋莲传略……钱志俊 徐美菊 (85)
-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 优秀共产党员吴江海传略……游锦生 (87)
- 情系青山造林 三十冬春不辍
- 造林老标兵李天佑传略……李明华 (90)

专志辑录

- 丹心勤事教 桃李遍四方
- 资溪一中简介……文心枢 黄国梅 (92)
- 根深叶茂 硕果满圆
- 资溪县实验小学简史……林伯轮 (103)
- 资溪林业史话……谢世纶 樊国澄 (118)
- 陈坊采育林场创业纪略……樊国澄 谢世纶 (129)
- 武夷山麓一奇葩
- 资溪县农药厂创业史略……聂安 (135)
- 银线连千家 电波送春秋
- 资溪县广播电视发展纪实……何伟东 (143)

风情掇英

- 资溪宗教梗概……祝明水 (148)
- 畲族风情拾零……周煌生 (155)
- 仙山马头……蔡跃庆 (160)
- 人头赎木头的传说
- 陈坊风俗采撷……李明华 (163)

金、资、光、贵的斗争

陈 仁 洪

1936年7月上旬，邵武战斗失利后的二纵队，重新回到朱坊一带，作短期休整。

部队在这里又补充了一些兵员，记得当时我们支队还吸收了一个教书先生参加红军，此人能说会写，后来编入新四军时，担任我们五团二营五连指导员，后离队。

这期间，7月的一天，曾镜冰同志以省肃反代表的身份在部队中处理一些连、营和支队级干部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判断，看来主要是处理浙西南过来的同志。

这里先介绍一个情况，1935年春天，刘英、粟裕同志将怀玉山突围的部队组成挺进师经闽北挺进浙西南以后，在浙赣线以南的仙霞岭一带，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35年8—9月间，由于浙西南斗争环境比较恶劣，活动在江山、龙泉一带的挺进师四纵队，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王德义的带领下，纵队300多人暂时撤到闽北方面来休整。这支部队的前身是红三军团，绝大部分是江西兴国人，他们是从中央苏区过来的，不少同志资历、文化水平、斗争经验都比较好，是当时战斗力比较强的一支部队。中共闽北分区委根据当时的斗争需要，把挺进师四纵队留了下来，编为闽北二纵队，原挺进师四纵队的王纵队长，任二纵队队长。与此同时，也提拔使用了不少文武兼备的干部担任二纵队的领导职务。如当时

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张××，也是原浙西南挺进师四纵队的同志。编为二纵队的三支队，在黄立贵同志的率领下，与我们一起挺进到邵、建、顺苏区。在大半年时间接触中，我感到这些同志思想和政治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当年在中央苏区受过比较正规、系统的教育，后来在方志敏、粟裕、刘英等同志的领导下，参加抗日先遣队挺进赣东北、皖南，经过无数次战斗的考验，他们虽然不十分愿意留在闽北，但是既然留下，战斗中无不英勇顽强。由于部队建制联系上的原因，他们当中部分同志流露出对闽北的离异，对浙西南挺进师的回归思想以及对从中央苏区到赣东北的丰富经历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满情绪，这些按说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无非是个教育引导的问题。但在当时，都被视为是“改组派”、“AB团”的行为，结果挺进师四纵队过来的不少干部先后被处决。最初被怀疑的是三支队队长黄道福同志，领导找他谈话之后，认为问题严重，结果在战斗中，黄道福便有意站在阵地上暴露自己，等着敌人开枪把自己打死。这种被逼变相自杀的现象，在当时并不少见。一些蒙受冤屈的同志认为，如此让自己的组织怀疑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不如在战场上与敌人战斗到底死得光明磊落，所以一旦被审查，便采取这种不应该采取的办法。黄道福同志牺牲后，纵队部机枪连连长童景瑞同志接替了三支队队长的职务，但是没过多久，童又被怀疑。

一次战斗刚刚结束，童景瑞同志突然被押了起来，先关在一家老乡的竹楼上听审。童自知有口难辩，便决计逃走。他被关的这幢竹楼，后面紧靠一座毛竹山，楼房是靠山坡盖起来的，楼上的后窗口，恰好有一座用毛竹搭成的“小天桥”，通往后山，后面就是黑沉沉的森林。童景瑞同志想，呆在这

儿，用不了多少时间，不是屈打成招，就是有口难辩，反正说不清楚。但这样自己屈死不算，留下的还是骂名，如其这样，不如逃出去，留得这条命，算是本钱，也许日后能为革命再出力；逃不出去，怨自己倒霉，只能听天由命。他主意一定，这天中午，就趁看押的同志下楼吃饭的机会，用头顶开窗门，因为反绑着双手，行动起来很不方便，好不容易蹭出窗口。轻手轻脚地越过竹桥，飞也似地跑上后山，钻进树林，当后面响起追赶他的枪声时，他早已消失在丛山林海之中。他走近一块大石边，用力将绑扎在自己手上的绳子磨断。为了摆脱追赶，他含着眼泪在山里面狂跑，跑向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童景瑞是从家乡跑出来参加革命的，现在他又从这个革命队伍中跑出去，他不愿意跑，舍不得跑，但眼下又不能不跑。他一边跑，一边想着，跑回家，那不等于在革命路上半途而归吗？跟父老乡亲怎么说？不成！跑向其他红军队伍，武器都没有了，这样狼狈不堪，又怎么说得清楚！跑到敌人那边去吗，自己压根就不是这种人，不干！他这样一边跑一边想，一下子便跑了30多里路。童景瑞逃走以后，队伍摸不清真相，认为出了叛徒，赶紧疏散隐蔽，防止敌人反扑，结果一直呆了3天，不见任何动静，大家才领会到冤枉了童景瑞同志。

再说，童景瑞跑着跑着，眼看太阳就要落下去了，林子里渐渐黑下来，他又饥又渴，一个人在大山里徘徊，头一次感到那么孤独，真想大哭一场，但又哭不出声来。他也想到死，但又觉得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不应该轻生，他甚至想，干脆再跑回去，让组织处理，也许有那么一天能沉冤昭雪，死也瞑目了。他在山里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前面半山中有的一座寺庙，白墙黑瓦，鳞樟龙柏，走近一看，因为年久失修，

庙墙已经斑驳。他想，不管怎样，天也黑了，先进去歇息一下，再作打算。他急匆匆地沿着台阶攀援而上，叩一下紧闭的门，不一会走出一个小和尚来，一边打量着他一边问道：

“是什么人？天这么晚了，还敲门？求佛事明天再来吧。”说完便要关门，童景瑞赶紧上前一步，说道：“我是好人，今日落难，走晚了，求发慈悲，留我住一宿吧！”小和尚隔着门缝观看了一会，说道：“你是好人？”“是好人。”童仰起脖子让里面的人看了看自己。小和尚沉吟了一会，说道：“你等一下，待我跟师父禀报一声，留你便好，不留你就快些下山去寻找住处，免得夜深人静，告宿无门。”“那好，那好。”小和尚去了一会儿，便回来开了门，把童引到一个长老跟前，长老仔细地端祥着童景瑞，见他一双粗壮结实的大手，浑身显露出一种掩饰不了的质朴倔强的气质。他招呼童坐下来，叫弟子送上一大碗饭说道：“佛门以慈悲为怀，你今日有难，没有不留之礼。只是战乱遭祸，寺中香火不畅，清苦得很，势必怠慢，你若不嫌，不妨留在寺中歇息几日，再作计宜。”童景瑞没想到长老如此大度，连声道谢，就这样在庙里住下了。住了几日，童景瑞想眼下也没有去处，不如干脆在庙里呆一段时间，以后再找队伍。于是他向老和尚请求容留，因庙里正缺人手，老和尚见其耿直肯干，不胜欢喜，欣然同意留下，从此庙内农桑洒扫之事全由童一人包了下来。

这样，一直呆了近一年，后来听说国共合作，整编新四军，童景瑞同志才从山里出来，只身跑到江西石塘找到部队，被编在三支队五团二营任副官。他作战勇敢，正直坦白，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又为党作出了很多贡献。所以童景瑞同志每次跟我说起“邵、建、顺”的这段经历，总有难言之隐。

7月下旬，一天，刚吃过早饭，黄师长派人叫我去一趟，说是重要任务。我急忙去纵队部，走进黄师长的房子，见曾镜冰同志也在场，寒暄了一阵，黄师长让我坐下，认真地说：“陈仁洪同志，这次我们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一定要想办法完成。”我说：“没有问题，请师长说吧。”黄立贵同志接着说：“任务是两个方面：一是，明天曾主任要回省委，走的时候还要带几个人，你要把他们护送到省委，保证他们路上绝对安全。”我的心“咯冬”一下，曾主任这次来“邵、建、顺”，是专门搞肃反的，要带走的人肯定凶多吉少。“你看有什么困难吗？”黄师长见我迟疑了一下接着问道。“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我抬起头来回答。“那好，第二个任务是，明天你走的时候，把你们一支队的部队精减一下，带300多人，护送曾主任回闽北以后，到资（溪）、光（泽）、贵（溪）苏区找吴先喜同志，他们那儿斗争很紧张，正需要人。”说到这里，黄师长停了一下，用眼睛盯着我又说：“三分区那边很困难，吴先喜、鲍永泉同志去了以后，攻打过资溪县城，结果没有站稳脚跟就引来敌人几十个团的围攻，在五里峰战斗中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听说吴先喜同志也负了伤。现在，江西方面的敌人天天‘清剿’，他们已经分散隐蔽，你们去了以后，要多加小心。联系得上，就在吴先喜同志领导下，与四纵队一起坚持当地斗争；联系不上，再回到‘邵、建、顺’来找我。”我沉思地不时点着头，黄师长鼓励我说：“独立师成立以来，你们支队基本上自己独立执行作战任务，相信你能克服困难，完成好任务，协助四纵队巩固资、光、贵苏区，坚持斗争。”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黄师长又说：“如果实在坚持不住，组织上也不会怪你们，你再回来，把部队带向西南方向，我下一步可能在将乐、泰

宁一带开辟新区。”听完黄师长的交待，我站起来表示决心：“请师长放心，不管环境多么艰苦，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会坚持下来，今后很可能联系不便，请师长相信我们的党性。”黄立贵同志高兴地点了点头，痛快地说：“也好，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拂晓出发！”听说要到三分区找吴先喜同志，我心里很高兴，是啊，自从甘溪大捷以后，再也没有同吴先喜同志见过面， he 现在是闽北军区司令员兼第三分区司令员、政委。又听黄师长说他已负伤，真是焦急万分，恨不得马上见到久别的老首长。

第二天，天刚亮，战士们很早吃了饭，集合待发。这时候，王纵队长的警卫员吴长武突然喘嘘嘘地跑来告诉我：“陈政委，不要急，黄师长要送你们哩！”我刚把队伍整理好，黄立贵同志便大步地走过来了，他先看了大家一眼，接着站在一块高地上，亮起嗓门讲开了：“同志们！近一年来，你们为邵、建、顺苏区的恢复、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今天，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你们一支队开赴资、光、贵苏区，支援抚东分区的斗争，这是党交给大家的光荣任务，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出色地完成！祝大家一路顺风，马到成功！”战士们热烈地鼓掌，喊起了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向敌人讨还血债！”、“坚决完成战斗任务！”

队伍开始出发，我向黄师长行了一个军礼，他伸出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再一次叮嘱我们一路上多加小心。“放心吧！师长。”我一面回答着，一面看着黄师长消瘦脸庞上的那双明亮坚定的眼睛，心里想：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好“资、光、贵”的斗争，接受你的检查。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向黄师长挥手，没想到，这就是我同黄立贵师长的最后一次告别。

队伍走出村口，曾镜冰同志带着纵队政治部的张主任、严特派员、郭医务主任，还有一个宣传队长（名字记不清了），从另一条小路上插进队伍。我赶上去，不好多问，大家彼此简单说了几句话。这些人都是原来三军团的，去年从浙西南挺进师四纵队刚刚过来，年龄和我相仿，文化程度比较高，又都是江西兴国人。平时在一个部队，都很熟，很要好，经常在一起开玩笑，现在只能相对无言，默默地各自走路。曾主任很少讲话，他们4个人脸色都很难看，我不清楚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被带往闽北。后来才知道，他们到了闽北以后不久，便被处决了。

8月的闽北，骄阳当空，热气逼人。送曾镜冰同志走到五里山，因为接近省委驻地，我们便分了手，队伍沿着光泽、资溪交界处的大山艰难地跋涉。这一带都是白区，我们边打仗边行军。

9月初，好不容易翻过武夷山主脉进入江西境内。不久，我们到了冷水坑附近，原想能很快找到游击队，但是来到这里，情况非常紧张，国民党采取“移民并村”的政策，小的村庄都并到大村去了，每个大村都驻有几十到上百人的民团武装，小的村子房屋被烧毁、拆掉，只留下断垣残壁，稻田无人耕种，杂草丛生，地面龟裂，群众被国民党军队和民团圈在大村子里。群众上山干活都由民团统一组织，没有行动的自由，因而部队难以接近群众，更难打听到吴先喜他们的下落。我们在山里转了几日，仍不见有人前来联络，抓到敌人的几个“舌头”，也只说自从元月份在五里山打了一仗之后，再也没见游击队的踪影。怎么办？县委和游击队的同志肯定转入了隐蔽式的斗争，贵南这一带山区，峰峦连绵起伏，我们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找起来确实很不容易。

日复一日，一直没有消息，我们很是着急。后来，一连长提议说：“咱们找不到县委，为什么不让县委来找咱们？”我说：“怎么找法？”他说：“只要我们呼呼隆隆地打上几仗，那就象贴海报一样，用不了几天，山里山外准知道，只要消息一传到游击队那里，他们自然会派人来联系的。”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便补充说：“那好，要打就打有影响的地方，就打冷水坑的民团。”

冷水坑地处资溪、贵溪两县交界，是江西敌人对付金(溪)、资(溪)，光(泽)、贵(溪)红军的重要支点，这里驻有国民党地方保安武装一百多人，村子傍着河岸，形成长条形，平时大部分敌人住在街上，少数住在西边山上的碉堡里。7月以后，这一带游击队就没有什么大的活动。国民党为了欺骗群众，也欺骗自己，到处造谣说，资、光、贵一带的红军完了，致使这里的敌人都很麻痹。我们先用一个排的人化了装，趁敌人午休的时候，突然冲到街上，一些敌人正在树底下打牌玩，突然见到这么多红军出现在面前，一个个连滚带爬地往房子里钻，战士们端着枪紧追不放，机枪、手榴弹在敌人堆里开了花，不一会，冷水坑被打得烟雾腾腾，鬼哭神嚎。

躲在碉堡里的敌人，见山下打成一片火海，急忙用机枪火力增援，“哒哒哒”机枪声震动着整个山谷，我们在街上横冲猛击，只听到敌人的子弹呼啸而过。于是，我们赶紧撤进房子里，这下敌人拿我们没办法，只听到屋瓦被子弹打得“哗啦”作响，不一会，村子里的几十个敌人很快被我们解决了。碉堡里的敌人不敢下山，只能一个劲地往街上瞎打枪。我们没有去理它，顺便又抓了几个土豪，打开他们的粮仓、商店，将粮食、布匹分发给受苦的群众。

几个小时以后，街上的战斗结束，我们准备撤出冷水

坑，因为进出冷水坑，只有一条狭长的街道，碉堡里的敌人见我们要撤，就迅速集中火力封锁街口，部队一时受阻，大家蹲在墙脚下，看着敌人把街口的开阔地打得尘土飞扬。部队不能困在这里，万一敌人的增兵赶到，处境将很危险，我大声吆喝：“轻机枪，赶快把碉堡的火力压下去！”结果，因为敌人居高临下，我们的射击位置不利，机枪手刚刚把轻机枪架起，就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这时，大个子机枪班长朱少武，瞪大愤怒的双眼，一下子端起了轻机枪，对着大碉堡的射击孔就是一梭子。他原是国民党七十二师一个特务班的班长，因为同情革命，1935年在邵武集体起义参加红军，由于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且身材高大，力气过人，便当了机枪班班长。他端着机枪边打边撤，一梭梭子弹准确地飞向敌碉堡的射击孔，打得敌人一直没抬起头来，不一会，部队便全部撤出冷水坑。

冷水坑一仗，威振四乡。小股民团不敢肆意妄为，纷纷撤到大镇子里集中起来，我们又趁势在这一带打了一些土豪，一度消沉的群众情绪又高涨起来了，到处宣传“游击队没有被消灭！”、“闽北的红军又过来了！”

过了几天，我们正在吃饭，山下一个老表带着一个便衣人员找到我们，来人一见到我，便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心县委的交通员，吴书记有信给你们。”说完，他摘下戴在头上的斗笠，从竹篾的夹层中抽出一张卷得很细的字条，我接过字条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行字：“接信后，部队原地待命，指挥员请随去人来一趟，详情面谈。”落款是吴先喜。这时，我高兴极了，资光贵中心县委终于联系上了。当天，我把部队带到洞源附近，让大家隐蔽待命，并叮嘱，我未回来之前，不得组织任何战斗。然后，便随县委交通

员向北走了三四里路，来到一个叫板石坑的村子。这个村子四面环山，周围都是茂密的森林，交通很不方便，地形比较隐蔽。交通员没有带我进村，却沿着村南的山坡一直往竹林子里走，翻过山头，在山的南坡见到一个毛竹棚，不等我们走近，吴先喜同志已经从棚子里走了出来，左胳膊还吊着绷带。他见到是我，便大声呼喊起来：“啊呀呀，陈仁洪！原来是你来救驾！”自从甘溪大捷，我再也没见到吴先喜同志，他那方方的脸上消瘦了不少，头发也留得很长，我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吴先喜同志急忙把我领进棚子，急不可待地问道：“快说说，你们过来多少人，闽北的情况怎么样？”我把邵、建、顺苏区和黄立贵同志临时交待的任务详细作了汇报，同时讲了进到金（溪）、资（溪）、光（泽）、贵（溪）苏区以来，寻找中心县委的情况。吴先喜同志轻轻抚摸着伤臂，简要介绍了5月以后他和鲍永泉同志来到金、资、光、贵苏区的情况。

原来，洞宫山会议之后，黄道同志偶然在敌人的报纸上发现了刘文学同志仍带游击队在资、光、贵一带坚持斗争的消息，于是便派吴先喜、鲍永泉同志率四纵队到这一带寻找刘的游击队，经过几番周折，两支隊伍终于在闽坑附近会师。此后，根据省委岚谷会议的指示精神，撤销了原来的中心区委，扩大成立了资光贵中心县委，由吴先喜同志任书记，刘文学同志任副书记，鲍永泉同志任组织部长，与此同时，成立了抚东军分区，吴先喜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鲍永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中心县委成立以后，刘文学同志主要做地方工作，部队由吴先喜、鲍永泉同志指挥，四面出击，打击敌人。

6月份，部队转到资溪县附近，发现城里很空虚，只有